

容齋隨筆

容齋隨筆卷第八

十五則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於誠生於亂世躬耕壠畝使無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著龜終身不易二十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玄德臨終至去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庸懦無立亦舉國聽之而不疑下有以

見信於人故廢廖立而立垂泣廢李嚴而嚴致死後主
左右姦辟側佞充塞于中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魏盡
據中州乘操丕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
以臨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案行其
營壘處所歎爲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川祭其
廟禁軍士不得近墓樵采是豈智力策慮所能致哉魏
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于潼關公制
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爲一
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爲危計不用是不然
公真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衆據正

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咸陽哉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纔五十四耳天不祚漢非人力也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杜詩盡之矣

沐浴佩玉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非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非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

矣

談叢失實

後山陳無已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
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數端於此其一云呂許公
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
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呂既老大事猶問遂
請出大臣行三邊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
陝西宿此院相見去去案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
旨公辭乃慶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
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樞密

使而中輟後二年莒方復入安有五人同時之事其二
去杜正獻丁文簡爲河東宣撫任布之子書歷詆執
政至去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杜戲丁曰
賢郎亦要牢籠丁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蘇子美
進奏事作杜避嫌不預丁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爲民杜
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如此案杜公以執政使河東時
丁以學士爲副慶曆四年十一月進奏獄起杜在相位
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安有深
文論子美之說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爲謔之理
丁公長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其三去張乖

崖自成都召爲參知政事旣至而腦疽作求補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賂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案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爲戶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時丁方在侍從其後自蜀知昇州丁爲三司使豈有如前所書之事其四去乖崖在陳聞晉公逐萊公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與之博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汚晉公聞之亦不害也案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豈有所謂乖崖自汚之事茲四者所係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家

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爲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詒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石砮

東坡作石砮記云禹貢荊州貢礪砥砮丹及箇輅楛梁州貢砮磬至春秋時隼集于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荊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筈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案晉書挹婁傳有石砮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砮魏景元末亦來

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罽後通貢於石虎虎以夸李壽者也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罽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莫識恐不考耳子家有一罽正長二寸豈黑水物乎

陶淵明

陶淵明高簡閑靖爲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飢則簞瓢屢空餅無儲粟其寒則短褐穿結絺綌冬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佗人尚爾況同父之人

哉然則猶有庶子也青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
異母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
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
秔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
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
秫秔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東晉將相

西晉南度國勢至弱元帝爲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
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算然其享國百年五胡雲擾
竟不能窺江漢符堅以百萬之衆至於送死肥水後以

強臣擅政鼎命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嘗攷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既得其道餘皆可槩見矣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壺陸玩郗鑒陸曄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託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荆徐荊州爲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強分天下半自度江訖于太元八十餘年荷闡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溫豁沖石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服習於

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將不適兵之比也頃嘗爲

主上論此蒙欣然領納特時有不同不能行爾

賞魚袋

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馬趙頤貞撰荆府兵曹蕭誠書末去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睦賞魚袋之名不可曉它處未之見也

浯溪留題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大中二年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逮

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閑誠爲忝幸案新唐書瓘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裕罷相貶爲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皇甫湜詩

皇甫湜李翱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詞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

然長於指叙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
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
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
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
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
徙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
也

人物以義爲名

人物以義爲名者其別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
也衆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衆共之曰義義倉義

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
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
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
曰義髻在衣曰義欄義領合中小合曰義子之類是也
合衆物爲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之賢則有義犬
義鳥義鷹義鶻

人君壽考

三代以前人君壽考有過百年者自漢晉唐三國南北
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
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餘至五六十者

亦鮮即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召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亡國玄宗身致大亂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祚久長翻以爲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愁沮羣臣上壽拒不舉觴以天下付之八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殺愛子魯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併命不得已而禪位其方寸爲如何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耆耄之壽竟何益哉若

光堯太上皇帝之福真可於天人中求之

韓文公佚事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坐論宮市
事案公赴江陵塗中詩自叙此事甚詳去是年京師旱
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未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間赤
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
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
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
麤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洲
皇甫湜作公神道碑玄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
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
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